



在前進的道路上

何 苦 著

天津通俗出版社

前言

生活，像一列正在奔馳的機車，飛快地前進着。

我所熟悉的一些工人朋友，在解放後的幾年中，進步是驚人的。過去和我在一個車檔裏並排工作的並不怎麼出奇的小伙子，如今我在勞動模範的光榮榜上看到了他的名字；過去一字不識的所謂「大老粗」，如今我常見他手裏拿着一本「學習」雜誌或是別的書；過去一見生人就紅臉的怕羞的小姑娘，如今是我們那一區裏人人愛戴的人民代表；過去「腳步沒邁出過天津衛」的人，如今居然登過莫斯科紅場上的觀禮台；……這樣的新鮮事是說不完的，想到這些，就會使人激動得想要大聲歌唱！

但，在前進的道路上，磕磕絆絆甚至於跌倒的事情也會有的。比如說，我的朋友們當中就有人爲了自己「小小的成就」而產生驕傲自滿和鬆懈情緒。他們往往對自己的能力估計過高，認爲：「這個活，我閉起眼睛都能幹的了！」對別人的創造發明呢，却認爲：「嗨，房簷底下搭戲台，高不了那兒去！」因此便逐漸對新事物失去敏感，開始落在生活後面，就像本書中的趙寶和一樣。這些事情使我有了創作這個通俗故事的最初的衝動。

爲什麼一個先進人物還會產生這樣落後的思想呢？原因是複雜的。在我們國家裏，還

存在着資本主義經濟成分，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常在人們的頭腦中作怪；近年來工業飛快地發展，工人階級的隊伍也日益壯大，新加入到工人隊伍中來的——像這個故事中所描寫的梁俊傑——非工人階級出身的人，帶進來許多不純潔的壞思想壞習慣，並且或多或少地在工人內部起着壞影響。在某些地方，如果基層領導人反對這些「小有成就」的同志又是鼓勵誇獎多於批評教育，對他們的缺點一再「湊合」、「敷衍」，就會使像梁俊傑和這樣的同志的自滿情緒得到發展的機會。

這種現象雖然是個別的，但也是嚴重的。然而，工人階級內部完全有力量清洗掉這些不純潔的東西。當趙寶和的缺點影響了工作時，他們車間黨的領導者立刻予以嚴肅的注意，同時，他的父親、哥哥、嫂子和他的愛人都對他的缺點採取了堅決鬥爭的態度；這充分地顯示出在黨的光輝照耀下，每個人心裏都建立了一種新的道德標準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積極的社會力量，這種力量就是克服舊意識把生活推向前進的保證。

趙寶和這個人物的內心矛盾是劇烈的：一方面，驕傲自滿的情緒在抬頭；另一方面，新的思想也還在不停地起着積極作用。他對工作滿不在乎，但他們小組沒完成質量計劃時，他感到非常難過；老侯拿話點他時，他「心裏像被錐子扎了一下」；和他的愛人吵架鬧翻了時，「他在自己頭上重重地捶了一下，罵了一聲：混蛋」；他哥哥寶泰批評他「思想上已經離開先進的隊伍」時，「他低着頭不響聲」；然而他仍要執拗下去，「他心裏也覺着

有些不對勁，可是又好像非這樣子發洩發洩情緒不可似的。」梁俊傑便乘這機會鑽了空子，拿酒飯攔絡他，還挑撥離間，拉他到他家裏去住，但當寶和發現梁俊傑卑劣的欺騙行為時，他立時從這面現實的鏡子裏照出自己逐漸往泥沼中墮落的影子，感到自己錯誤的嚴重，而堅決地表示：「我有一千個錯誤，我也要決心改過來！」

這人物終究是可愛的。我越是深深地愛他，就越覺得他身上的缺點可怕。因此我決心描繪他克服矛盾的過程，爲了使在前進中的人們從這裏吸取教訓。

我衷心地願望像趙寶和這樣的同志能夠大踏步繼續前進；我衷心地願意和他並肩前進，並關切着他的將來。

何 苦

目 錄

前 言	一
一 星期一的早晨	一
二 趙家哥兒們和第三生產組	七
三 誤 會	三
四 苗金鳳	三
五 父 親	六
六 老 侯	三
七 愛 情	四
八 家	四
九 煩惱的夜晚	五
十 「好朋友」	六
十一 兄 弟	七
十二 留 學	八
十三 快樂的黃昏	六
十四 在前進的道路上	五

一 星期一的早晨

了。
星期一這天，上早班的工人進廠格外早。五點剛過，就已經有人到更衣室換衣服去了。

車間靜得像早晨的花園。人們見了面都很親熱地問好：

「早啊！」

「早！」

這在平日是不行的。機器沒休息的時候，它可不像現在這麼老實。一千多台織布機開動起來，那響聲就像瀑布沖激山谷一樣。人們見面只能用眼光和手勢打招呼；要是誰想跟誰說幾句話，就非得湊近耳朵邊上去大聲嚷叫不可。只有今天早晨，星期一的早晨，車間才可能有這麼清靜。人們帶着一些昨天餘留下的閒散心情，興高采烈地講述自己怎樣愉快地度過休假日。

更衣室漸漸地熱鬧起來了。一個女工的尖嗓門壓倒一切說笑的聲音在嚷叫，好像故意讓所有的人都能聽到似的：

「小王啊！昨兒個上那兒玩去啦？」

「水上公園。」一個女低聲沉着地回答。

「跟誰一塊去的？」

「跟一個同志嘛。」

「哈，量你也不敢打馬糊眼。我昨兒可是親眼看到啦。瞧你們倆那個熱乎勁！手拉手兒，肩靠肩兒。怎麼樣？這回該請我們吃糖啦！」

「吃糖可還不到時候。」

「喲！什麼時候才算到時候呀？」

「等到舊曆臘月二十三，我買個糖瓜黏上你這張俏嘴，把你跟竈王爺一塊送上天去！」

這一段有趣的對話，把大家夥逗得樂咯咯的。笑聲才住，隔壁男更衣室的小楊又搭上碰見了：

「女同志們哪，別嚷嚷了！連我那幾架機器聽着都嫌煩啦，聽你們那嗓門兒，活像公雞打鳴，蛤蟆吵坑！」

小楊話沒落音，那個尖嗓門的女同志便捶着板壁叫開了：

「好哇，小楊子，你出口傷衆！釘着點兒吧，等我們換好衣服，非請你坐飛機不行！」

小楊一沾說笑打鬧，簡直比吃蜜還起勁兒。但他一聽到要請他坐飛機，可就多少有些慌頭。連聲嚷道：

「受不了，您哪，我惹不起你們這些姑奶奶還不行嗎！」

他說着，拿起圍裙和工具袋，踏上兩隻破鞋「拖拉拖拉」地就往外跑去了。人們又大聲笑起來。

換好衣服的人們開始做準備工作了。有的整理經軸，有的收拾布面，有的打掃機器，有的倒騰紗管兒。正忙着，也不知道是誰喊了一聲：

「嘿，三月份成績貼出來啦！」

這一嗓子，不亞於吹了聲集合號，把人們從四面八方引過來了。等小楊跑到跟前時，貼成績表的木牌已被人們裏三層外三層圍了個風雨不透。

小楊人小個子矮，挨在人羣後面，揚起脖子翹起腳跟，還是任嘛看不見，一着急，低下頭往人堆裏便扎。費了半天勁，剛擠進第一層，就被一隻熱刺呼拉的大手給攔住了。小楊抬頭一看，原來是工會小組長趙寶泰。寶泰轉過身來，問道：

「這是幹嘛？」

小楊笑着說：「看成績呀，您哪，借借光吧！」

寶泰沒好氣地說：「看成績？幹嘛一個勁兒地往我胳膊窩擠呀？成績寫在胳膊窩裏頭

啦？」他一撥拉身子，從人羣中擠出來，接着說道：「好好看看吧，這回呀，咱們的成績够十五個人看半拉月的！」

小楊聽這話頭，便覺有些不妙；想問問根底，又怕再碰釘子。心裏頭可就嘀咕開了，他想：「也許是這月超額不多吧？要麼就是誰欺工欺得影響小組出動計劃了？」

正想着，人羣中七嘴八舌的議論就像給他心裏的問號作解答似的。

「怎麼搞的？第三組垮下去啦！」

「瞧，質量沒完成計劃哩。」

「競賽還沒開始哪，咱們的火車頭就開倒車了。」

也許，人們是在表示善意的惋惜吧，但這對寶泰說來，却像兜頭澆了一瓢冷水。小楊呢，仍在胡思亂想：「這是怎麼回事兒呀？沒完成計劃？這在我們小組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！我們一向是走在最前頭的呀！」

他們倆正在發愣，就見張洪奎氣喘吁吁地從外面進來，一手提着掛包，一手揩拭着額上的汗水。寶泰迎上前去問道：

「怎麼到這時候才進廠？」

張洪奎連連搖手說：「別提！我上了寶和跟大老崔的當啦。」

寶泰不知出了什麼事，便問：「怎麼啦？」

張洪奎說：「一出新村口，就遇見寶和跟大老崔在『僵火』。他們要賽車，正巧大老崔沒騎車出來。一見我，倆人全樂了，大老崔就說：『來的正好，把你的車借我使喚一下，我跟寶和比比，我呀，我就是不服他這個氣！』我衝着寶和說：『不行啊，咱們不是跟寶泰約好了五點半在廠裏打對面麼？』大老崔說：『五點半，那還早哩，現在五點剛過，我們用不了五分鐘準回來。』你們知道，我這人就是抹不開臉兒，叫他們這一說就答應了。他們倆蹬上車就沒影啦，我呢，就讓他們給墩在那兒啦！」

說到這裏，小楊忍不住樂了，張洪奎自己也覺着有些好笑，接道：

「我這人哪，也太實心眼啦。嗨，誰知道他們那麼大的個子還這麼孩子氣呢？大老崔是兒女成羣的人啦，寶和眼着就要成家……」

一提寶和，寶泰的臉色可就更難看了。張洪奎偷偷地溜了他一眼，又看看旁邊的成績表，低聲問道：

「怎麼？咱上月質量差一點兒，是吧？」

「說得乾脆點兒吧，質量沒完成計劃！」寶泰冷冷地回答。

張洪奎愣了一會，說：「上月中旬記錄員就跟我說過了，我還指望着下半月給補上哩。這麼一說，完啦！」說罷，兩手一揮，臉也立時變了色。

寶泰說：「好好記着吧，這就是經驗教訓。我勸你呀，往後再也別抹不開臉啦。計劃

呢，一定要每天完成每天的，別再像以前那樣：前半月懈怠瓜瓞，後半月緊趕。」停了停，問道：「修訂計劃的事，跟寶和提過了沒有？」

張洪奎說：「上星期就跟他唸叨過。我跟他說：『五一』勞動節一過，廠就要開展競賽啦。」

寶泰急問：「他怎麼說？」

張洪奎說：「他說：『賽就賽吧，咱們含糊不了！』」

寶泰說：「你沒跟他說說老侯給咱們的任務？」

張洪奎說：「全說啦，我說：『這回競賽，老侯又給咱頭前帶路的任務。咱得把第二季度計劃修訂一下，讓它成爲一個起帶頭作用的先進計劃，向全廠挑戰。』他說啦：『別担心，咱原來的計劃就够先進的，咱們組哇，隨便拿出個計劃都是先進的！』你聽！」

寶泰一聽這話，臉都氣黃了，但他耐住性子，又問張洪奎：

「我們那位『英雄』呢？沒跟你一起進廠麼？」

張洪奎說：「他跟大老崔賽完車，倒是跟我一塊奔工廠來啦。走到廠門口，遇見田寶慶推着一輛才買的新車，兩人搭上蹺兒，沒過三句話，又蹬上車子跑啦。」

寶泰長長的吁了口氣，搖搖頭，向更衣室走去。小楊向張洪奎伸伸舌頭，轉身溜進車檔，忙自己的準備工作去了。只剩下張洪奎一個人呆在那裏。

這時，人們的情緒完全變了，剛才那種輕鬆說笑的情緒，連一丁點影子也沒有了。人們緊張地談着工作、計劃……

天軸開始轉動，就有人「卡嗒卡嗒」地試車了。噴霧機也開始噴射了，一剎那霧就瀰漫了整個車間。

寶和終於在門口出現了。

他，揹着個小小的綠掛包，晃晃悠悠地溜了進來。當他走近十字路口時，瞅見他哥哥寶泰正迎面站在那裏，兩眼發直，臉色鐵青，皺着眉頭，攔着個嘴巴，衝他直「運氣」。他立刻改變方向，向右一拐，從車擋子裏繞了過去。

紅燈一眨巴眼，「嘩」的一聲，車開了。那聲勢之浩大，就如同暴風雨在平靜的海面上捲起了驚濤駭浪一般。

二 趙家哥兒們和第三生產組

唸唸的馬達聲，喀喀的布機聲和嗤嗤的噴霧聲，織成一片巨大的交響。從前，這非常規律的音響真不亞於最好的催眠曲，使工人們一進車間就覺着賦煩，便止不住「眼皮打架」，呵欠連天；現如今，工人們感覺可完全變了，這音響成了他們愉快勞動的伴奏，成

了鼓舞他們前進的壯麗的交響樂。

寶泰在車檔裏忙碌開了。他的手開動着自己的機器，腦子裏却惦記着整個車間的工作。按說，一個看車工人在工作時間腦子開小差，是非常不應該的，寶泰心裏也明白這個。他盡力壓制自己不去想那些，但腦子裏却仍然像開了鍋似的一個勁兒地翻騰，無論如何也平靜不下來。

他是在爲自己的模範名譽難過麼？他是在爲小組往日的光榮而難過麼？不，全不是！「第三組垮下去了」，這對整個工作將會有什麼影響呢？等着看吧，不久就會有人在背後指手劃腳地發揮他們各色各樣的保守觀點啦：「現在活兒不好做呀，機器、棉花，全有問題呀，紗漿的也不好呀。第三組都垮啦，咱又能怎麼樣呢！」要不然，就是：「質量問題真是沒法解決呀，我不早就說過計劃訂得太高了嗎！」

一個先進小組，就是生產戰線上的一面旗。人們跟着你，用眼光注視着你，一出問題，自然要引起一些人思想混亂。

第三生產組是老牌模範組了。從一九五〇年大競賽時起，一直是站在先進的光榮崗位上。他們得過市人民政府的一等模範旗；得過市總工會、紡織工會的獎旗；至於受表揚的次數，那就數也數不清囉。廠長、工會主席向工人做報告的時候，或者向外面介紹經驗的時候，是經常提到一布場第三生產組的。

在一九五〇年的競賽中，他們小組一次就湧現了五個個人模範。那時曾被市場工人們稱為「五虎將」。去年，前任組長老高調到人民大學學習去了；小林和小馬倆人，早在一九五一年冬天參加了軍事幹部學校。現在，一個是守衛祖國海防線的哨兵，一個是朝鮮前線志願軍裏的砲手。「五虎將」當中，留在廠裏工作的就只有寶泰和寶和哥兒兩個。

那時，他們小組的工人，就像一個人身上的胳膊腿兒似的，無論幹什麼，那真是一個心氣，一致行動，指那兒打那兒。

眼下情況就不同了。新提升的行政組長張洪奎，比起老高就差點勁。這人挺老實，有技術，對工作也很忠誠。他在產上雖是老手，做領導工作可是初學乍練。比方說，前些日子寶泰和他商量：「近來小組裏的同志們思想有些散漫，要不好好整頓整頓，這樣下去可就會給工作造成損失。」他立刻就緊張一陣子。過後他徵求寶和的意見，寶和跟他一拍胸脯兒：「別急，有我哩！我大哥是多餘担心。現在不是一切都挺好麼？幹嘛要咋咋呼呼地攪個一團糟呢？」他一想：「也對。」心又穩了下來。

寶和是個保全工，是行政副組長。他，從十一歲進廠，注過油，掛過軸，平過車，解放後才提升為跟班修理。照內行的說法，這就叫做科班出身。

他這人，心靈、手巧，也肯鑽研。這些年，別說親自摸機器，就是看也看熟了。講手藝，連老保全師傅也不得不稱讚他：「這個小鬼精靈，真有兩把傢伙！」

他修車，與衆不同，照他自己的話說是：「名醫不下二副藥。」車壞了，他走過來把車晃上幾個來回，停住了，抄起搬子，擰那麼幾下，照他的話說就是：「手到病除！」閉上服都可以開車，而且決不需要返工修二回。

在前幾次生產競賽、增產節約運動中，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，在找竅門、提合理化建議運動中，他都賣過力氣、用過腦筋，立過功勞，並因此得到領導上的重視和同志們的尊重。

看車工人都非常信任他，因為他有手藝，又能在技術上給他們幫助。他經常教給同志們如何熟悉機器的性能。這樣，他在同志們中間建立了很高的威信。

張洪奎對他，真有點像星星捧月亮似的，什麼事都依着他。寶泰呢，雖然也常常說他：「別老是這麼洋洋得意的，小心碰釘子！」但當他看到寶和工作受到表揚時，心裏又不由得暗暗稱讚：「真棒啊，這小伙子！」

他生活在這個大家庭裏，領導上誇，同志們捧，把他寵得像個嬌慣了的孩子。漸漸地他對工作就產生了一種鬆懈的情緒。起初他想：「咱這活，幹的沒勁。要是能到什麼鍊鋼廠或機械廠去工作該多好！」有時又想：「嗨，都怪老侯！他爲什麼要把我留在廠裏？要是前年批准我去『軍幹』該多好，這時候我早跟小馬一樣學會了放大砲啦！」他這種情緒，寶泰和張洪奎也覺出那麼一點點來了。有一回寶泰勸他多在工作上走走腦子，他就急

的跳起腳來，甚至說：「這個活，我閉起眼睛都能幹的了！」

他開始對任何事情都表示滿不在乎的神氣。對工作，既不下功夫鑽研，也不願學習別人的經驗。最近二布場的保全工人研究出一項新的技術措施，這項措施可以使看車工人縮短換梭時間，別人都去學習，他却不管理這個碴兒。張洪奎不敢正面批評他，只趁着說閒話的當口，跟他唸叨唸叨：

「寶和，二布場研究那個法子挺不錯哩。車一停，梭子準落在閘把那邊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寶和連想也沒想，衝口便說：「那有什麼？我看不怎麼樣。」

張洪奎故意激他：「我倒覺着這一手兒挺高明的！」

寶和撇撇嘴說：「嗨，房簷底下搭戲台，高不了那兒去！」

張洪奎想繼續用話打動他：「聽說這項建議是小苗提出來的哩！她從看車改學保全，也就兩年時間，能鑽出這樣的成績，就算是好樣的囉！」

寶和搖搖頭說：「小苗啊，我將她好有一比：碟子裏洗澡，淺得很哩！」

張洪奎叫他這幾句話一堵，也沒法往下說了，只好悶在肚裏生氣。

這些日子，寶和對玩鬧倒挺感興趣，尤其是賽車，那真可以說是入了迷。

他去年買了一輛國產的飛鴿牌自行車，一下工就擺弄它。他自己有套修車的搬子，只

需十分鐘，就能把車子的大部分零件拆卸下來。他那輛車在存車房裏是出了名兒的漂亮：車把、瓦圈老是擦得一塵不染，齒光滑亮；車扶手上套着彩線織成的把套；鞍子上罩着紫色的絨墊子；車前頭安裝着嶄新的磨電燈。這輛車叫他拾掇得真是誰見誰愛，而且還是出了名兒的快！

誰跟他提賽車，那簡直就像跟小孩提過年似的，他樂的連心眼裏頭都癢癢。上下工的時候，他總是滿處尋人挑戰：「怎麼樣？比比嗎？」

他，就像一條順風奔馳的船，掌舵的艄公稍微一大意，便擱淺在沙灘上了。

這情形，寶泰也知道一些，可從來也沒想到他的缺點會發展得這麼嚴重。今天早上，他們三個組長本來規定好早進廠開個碰頭會，談談訂計劃的事，但寶和居然賽車賽得連這麼重要的工作都給扔在脖子後頭了。這件事，簡直刺痛了寶泰的心。

三 誤 會

吃午飯的時間到了。機器一關，車間又靜了下來，唯有噴霧機還在不停地發出嗤嗤的響聲。

寶泰幹了一早，想了一早。但他却一點兒也不覺渴，也不覺餓，心裏悶悠悠地如同壓